

舌尖上的故乡

□ 许洪声

我的故乡丹阳，是一个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江南古城。我家住在古城的西门大街上。出城门，过石桥，不远处就是练湖。练湖曾与洞庭湖、太湖等名列“天下五湖”之一。沧海桑田，到我童年时代，练湖已经缩小为农场水利工程的一个水库。

那儿有一座小水闸，每天开闸放水，灌溉农田。我们几个小孩，早早地坐在水闸边上，期待着开闸放水那一刻。水闸放水以后，闸门关上，我们的欢乐时刻到来了。闸下泄洪道的石板隙缝中，一些被湖水冲下来的小鱼、小虾、小螃蟹，在浅水洼中游着，蹦着，爬着。我和小伙伴叫着，喊着，笑着，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战利品，一个个捉进玻璃瓶里。

而最吸引我们的，是练湖水闸旁那一大片桑树林。初夏，是桑葚成熟的季节，树枝上、树冠上，绿油油的桑叶随风摇曳，远远望去宛如绿浪起伏的海洋。我们在这绿色的大凉篷之下尽情戏耍。碧绿的叶，粉白的花，紫红的果，煞是好看。尤其是那桑果，吃在嘴里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味道好极了！我们在林中吃着，笑着，玩着，一个个嘴上，脸上，手上，衣服上，都染上了紫的、红的、黑的颜色。回家少不了一顿骂，甚至一顿打。可是，这些都敌不过那桑果美味的诱惑。

我在西门小学读书。从家中到学校，有几百米路程。途中，要经过一家炒货店。秋天，炒货店门口，摆着几个大圆竹匾，满堆了黄澄澄、香喷喷的花生。店内，一个烧柴草的大灶，一口偌大的铁锅，老板娘在灶下不断往炉膛里塞柴草，老板在灶前挥动着那硕大的锅铲，不停地翻炒着锅里的花生。炉火熊熊，照亮店堂，香气腾腾，飘溢四方。

我小时读书不太用功，但有个特点，下学期成绩往往比上学期好。个中奥妙，和那花生有关。父亲对我搞了个激励政策，考试得95分，或者大字描红累计得15个红圈，奖励5000元，那是国民党的法币，顶多抵人民币5元钱。

每当拿到奖励，我就乐颠颠地跑到炒货店，递给老板2500元，买“花生壳壳”。所谓“花生壳壳”，就是花生炒熟后筛下来的碎小花生，因为卖相差点，所以很便宜，其实比大花生还香脆。老板总是笑眯眯地往我口袋里书包里一把一把地装“花生壳壳”，直到装不下为止。每当这一天，我不仅自己饱了口福，而且还会慷慨解囊，和小伙伴们分享。

父亲是西门大街上一家中药铺的老板，做成一笔买卖时，他就会带我到贤桥去玩。这是我期待的一件美事。

贤桥是丹阳城的中心，一条大河由北而南，一条大路从东向西，在这里交会。

贤桥的老字号金鸡饭店，有一个名牌小吃——鱻丝汤。父亲去贤桥，是和客商谈生意，到饭店落座以后，父亲通常点几个小菜，和客人慢慢地一边喝酒，一边谈生意。他给我点一碗鱻丝汤，几只花卷，让我在一旁独自品尝。

不一会儿，跑堂伙计一声喊：“鱻丝汤来喇！”一碗鱻丝汤端到面前，又白又浓恰似乳汁的面汤上，飘浮着一条条金黄色的鱻鱼丝，仿佛在游动。所以它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金龙过江”。伙计又端上一碟花卷，花卷个头不大，拇指般粗细，卷成麻花形。精细白面，老酵发的，外面抹点香油，配点葱花。蒸笼一蒸，端上桌来，煞是诱人。

我15岁那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从此离开了丹阳。

几十年里，家人也都迁居外地。一晃，少年郎变成白头翁。这一次，借编修许氏家谱的机会回丹阳，尽情地到处走走，看看我久别的故乡。

走在西门大街上，啊，它老了！大街中段的城隍庙不见了，而那座古老高大的牌坊——正义坊，虽然斑驳，依然屹立街上。贤桥没有了，河也没有了，这里已变成了市民广场。

离开故乡几十年，走过东西南北好多地方，品尝过许多流派的美味佳肴，总觉得敌不过丹阳的鱻丝汤；应时水果，南北干果，不知吃过多少，可是总觉得比不上练湖桑果那样的酸酸甜甜，花生壳壳那样的脆脆香香。

这也许就是“宁恋故地一抔土，不爱他乡万两金”的恋乡之情吧。

远山层层叠叠，村社或隐或现，道路弯弯曲曲，路旁村民笑颜如花烂漫……一路走，一路看，哪里还有贫穷的踪影？

恩施州建始县茅田乡雪岩顶村，这个曾经有名的贫困村。来自长航的扶贫工作队员常年住在山上。白云生处，貌似浪漫多过辛酸。那些大城市生活惯了的队员，能俯下身，把百姓放在心上，和村民打成一片吗？

车子一路往山上爬，全是水泥路，是长航筹钱修的。要想富先修路，水泥路通到家门口，是精准扶贫第一个攻下的山头。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扶贫突击队队长彭珍，一路和我们聊着驻村的那些事，时不时会被路边村民的招呼打断。这是张三，那是李四，不仅每个人的名字都叫得出，而且对各个村民家底如数家珍。其他蹲点的同志——汪杨、刘江波、王俊松也一样，全村501口人的姓名，还有各家各户的来往一口清。我很好奇，他们究竟用什么魔法，对那些村民做到知根知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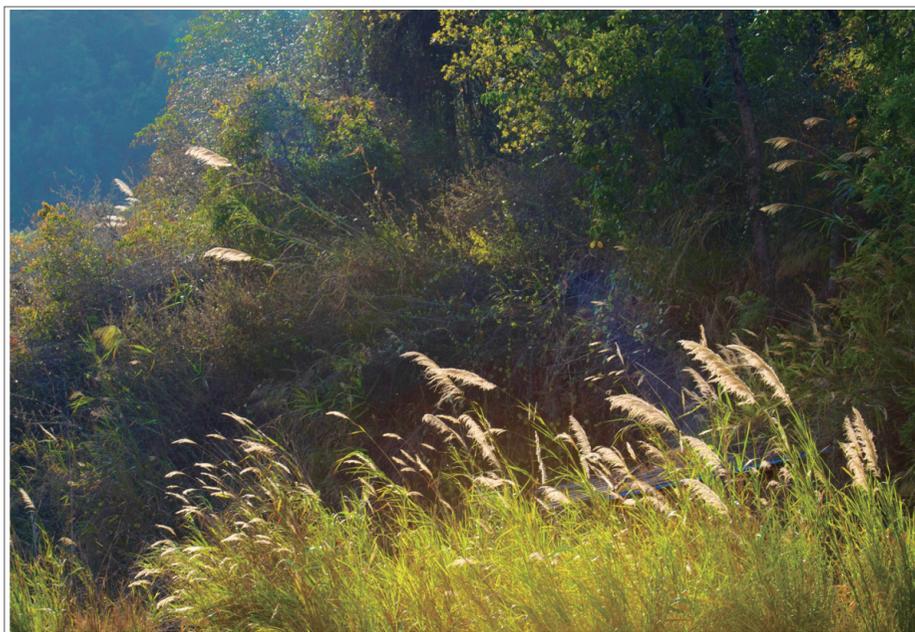
刚进村，老朋友林海就给我看他冬天拍的一段录像。白雪皑皑的山上，连路都看不清，队员们深一脚，浅一脚跋涉着摸上山顶寒冽。有时一个趔趄，亏得队员在旁边一把拉住，才不至于摔下山崖。村里每户人家相隔少则千米，多则数千米。挨家挨户捋一遍，没有十天半月下不来。访贫问苦，队员们一户不拉。盖房子、修路，

白天黑夜少不了他们的身影。一户人家姑娘考上大学上不起，长航爱心妈妈直接“托管”，一路呵护上大学……

这次长航领导去村里慰问，可巧经过一户学生家，爱心妈妈周兰主席连喊司机停一下，手里拿出一个红包，跳下车就奔这户人家去了。一位残疾人老奶奶手撑着小板凳，使劲往门口挪。大概是学生父亲的瘦小男人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路边迎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周主席手里接过捐助款。这时坐在车上的二级巡视员徐开金，又从兜里掏出一千元，让主席给送过去。爱心就这样传递到了那个男人的手中，瞬间感动着在场的所有人。瘦小男人泪水不由自主流了下来，讲不出一句话！这就是村民，什么都记在心里，记在长航人头上。

耳听为虚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“密切联系群众”这个词，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，才能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。把山村当家，把山民当亲人，一心要把他们拽出贫困圈，就是今天长航人的写照。

金秋，正是茅田乡雪岩顶红李成熟的季节，现场采摘、品尝李子，一览生态田园风光，享受丰收喜悦，何其快哉！张锐锋的李园里，来采摘的人络绎不绝。张锐锋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将李子装盒。旁边的妻子一边忙，一边乐。门前的一大片果园，许多果树枝条都被果子压弯了。有美女在果园里忙起了直播带货，恰巧验证了村民



蒹葭
悦之摄

“喘口气儿”与“伸伸脚”

□ 唐宝民

这是十多年前的的事了，那时我在一所大学做旁听生，认识了食品学院的一位老教授。有一段时间，那座城市正闹流行性感冒，有一天老教授跟我说：“学院请了一位对流行性感冒颇有研究的专家，请他来讲讲课，在学院学术报告厅，你也来听听吧！”我最敬重有学问的人，一听说就是专家——虽然不是我感兴趣的学科的，还是从内心深处升起一丝敬意，便立即答应了。

报告会开始的那天，我按时来到学术报告厅，没过几分钟，那位专家来了，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；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他，长长的头衔、让人记不清的各种获奖经历……这一切使大家对他的敬意更加增加了，于是掌声更加热烈。他开始讲，果然是专家，一个个术语、一套套理论，讲得头头是道，可谓是口吐莲花！我就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，与他间隔着一张桌子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四十多分钟以后，讲课结束了，进入主持人提问环节，主持人问：“现在正是流感发生的季节，请问怎样才能有效地预防流感呢？”这个问题吸引了

在座的很多师生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那时正患感冒，所以迫切想听听专家的高论。专家回答说：“预防流感有两个办法：一是要多洗手；二是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……”专家这句话说完后，现场一阵冷场，因为大家不相信这是专家给出的答案。接着，主持人又问：“那么您看，要洗几遍手呢？”专家再次回答说：“至少两遍，最好四遍……”这句话说完，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了。出于对他的敬畏，我一直没敢大声喘气儿，但一看所谓的专家是这么个水平，我就没有顾忌了。半年以后，我和外校的一个老乡谈起了这个专家，那个老乡告诉我：“他根本不是什么专家，早年是卖保健品的，后来讲养生课，以专家自居，到处骗钱……”我这才如梦方醒。

近读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里，文人高谈阔论，和尚感到敬畏并佩服，所以在睡觉的时候，就不敢把脚伸直，而是蜷缩着。后来，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，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，于

是故意问他：“请问相公，‘澹台灭明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”文人说：“是两个人。”其实，“澹台灭明”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，复姓澹台、名灭明。和尚又问：“这样的话，那‘尧’和‘舜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”文人说：“当然是一个人啦！”和尚听完他的回答，就笑着说：“这么说来，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！”

有一些人，根本没什么学问，只是掌握了一点皮毛的东西、记住了一些术语，就敢自称某一行业的专家，在与人交往时，拉大旗、做虎皮，滔滔不绝、口吐莲花……但因为没真才实学，所以难免会像上面讲的专家及文人那样让人贻笑大方。学问是装不出来的，如果真想获得别人的敬重，就得下一番苦功夫、学一套真本事。



冬寒床暖

□ 周芳

古人在四季光景里，所感受的都是自然给予的原始物候，读书人对天气敏感的结果，也影响了对读书的感受，以张潮的《幽梦影》为例。第一则：读经宜冬，其神专也……每看到此句，我都会心一笑，不得不专啊，都冷得无处可去。

所居小城地处江淮腹地，四季分明，春秋宜人。冬天冻死人，夏天热死人。对于上学的孩子们，冬夜学习是个很考验人的事。我们小的时候别说空调，连个电热油汀都没有，塑料热水袋还是很久以后发明的稀罕货。每晚作业写完，已经是周身冰凉，再钻入同样冰凉的被子里，蜷作一团。小孩子睡睡大，冻成那样还能一觉到天亮，醒了，往往腿脚还没捂热。喜欢熬夜的我，最怕过的就是冬天。

母亲心疼我，但凡天晴，她总会将我们床上的被褥，全部拿到太阳底下翻晒。拍拍打打中，垫絮盖变得蓬松而

轻巧，趁着太阳没有落山，母亲再早早地收回。那样的一个夜晚，睡觉成了小小的期待，钻进被子里的我幸福感满满地——被子上蓄满太阳的香味，留着太阳的余温。有时，连续阴雨，母亲则会早早地到我床上坐着，打着毛衣，做着缝补之类的手工活，直到我上床，才会离开——她是在用身子给我暖被窝。母亲如此多年。那时候太小，无法理解母亲的内涵，总觉得全天下的母亲理应如此，而我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母爱的一切。

后来，我们家附近建了个小诊所，每到冬天临近，母亲总会早早地去要几个空的盐水玻璃瓶。冬夜，在我上床前，母亲将瓶子装满热水塞到被窝里。由于瓶内外温差太大，常常热水倒下去，瓶子炸了，飞溅的热水曾经烫到母亲的脚背。小孩子睡睡大，上床就睡着，还有一回，滚烫的

瓶子竟然将我的脚踝处烫出一个明亮亮的大水泡，好一阵子才痊愈。后来，母亲用旧衣服缝了一只只布套子，将盐水瓶套上布套。这样，既能延长热水的保温时间，又防止被瓶子烫伤。

那时，只要写完作业，我就早早上床。小小的盐水瓶在我的被窝里挪动着，一点一点地暖着我的身体，身体不冷了，连手上的文字都有了温度。坐在床上，我预习课文，背诵英语，还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。严寒的冬夜，冷雨敲窗，朔风凛冽，但我的学习没有受丝毫影响，母亲营造的暖床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冬天。

现在，居家办公都有空调，室内的温度，早已分不清春夏秋冬。至今，仍旧喜爱夜读的我，冬读最佳之地仍是床上，倒不是用来躲避严寒，而是早已习惯了记忆中母亲赋予的暖床，它和文字一道，给了我心灵的热度。

雪岩顶上李子红

□ 刘玉宝

解决了用水困难。难怪会有那么多村民舍不得工作队走！

在村子西面的一座山上，新建了一个观景台。从那里眺望，就是一幅极美的水墨画，群山逶迤，村舍星罗。清晨或云雾缭绕，或日照金山；傍晚则落日熔金，峰峦披霞……精准扶贫，让这里的景色走出了大山，让我这样的陌生人得赏美景。

“万壑有声含晚籁，数峰无语立斜阳。”晚上来自邻村的、镇上的、甚至县城的车子停满了路边，黑压压好几百人。有卖杂货的，有卖水果的，有做糖人、做棉花糖、现煮玉米的，现场好一番热闹。许多人都是冲着长航轻骑兵和县乡文艺联袂献演来的，许多山里人一辈子也没见过这阵势。到了演出时，锣鼓喧天，各种舞蹈、曲艺表演一场接一场，让人陶醉。表演中间穿插表彰，寻常的不说，单是表彰孝行这个奖项，就让人刮目相看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孝为先。尊老爱幼，邻里和睦，才能共同致富。

我了解到，老刘一晚上竟挣了千把块钱，让人简直不敢相信！他说，这还得感谢工作队，是他们让他开了窍。激动之下，他还特意为我们每人冲了一杯蜂蜜水。

“情系雪岩顶，高山脆李红。”在长航局的帮扶下，雪岩顶村民的日子，就像餐桌小火锅那红彤彤的火苗，必将越过越红火。



《战疫纪事》池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定价:40.00元
真实记录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现场,表达中国人内心真实感受。



《池莉:和女儿一起长大》池莉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定价:49.50元
作家池莉深情讲述与女儿24年共同成长经历。我们只有不断成长,才能跟上孩子的脚步。

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:45.00元
关注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。哪怕二本院校的孩子,也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。



《完美人设》(日)和田秀树 著 天地出版社 定价:42.80元
一个完美的人设,其实就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。勇于把它展现出来,这才是打造完美人设的正确方法。

步履匆匆的云

□ 张凌云

清早
就看见云
一朵一朵
一片一片
勾勒出好看的形状
排着队
从天边蜂拥而来
急急地掠过头顶
向南方涌去
像士兵
急匆匆地赶赴战场
像候鸟
扇着巨大的翅膀
列队飞往温暖的南方
像羊群
逃脱了羁绊
活泼地散向草场

秋日的早晨
有着最温暖的阳光
那奔忙已久的心
渴望生出薄薄的翅膀
在湛蓝的天空上
随云一样飘移
向暖 向阳